

## 家庭治療點滴

Minuchin 的新書 *The Crafts of Family Therapy*，說新也不新了，台灣和大陸都有翻譯本。去年暑假我到他 Florida 的家作客，每天大清早就聽到他在外面翻文件，催我起床。他每天都有些新想法，一些延續這本書的意念，或下一本書的念頭。

九十多歲的老人，仍有用不盡的精力與創意。我是個懶女人，與老師一起工作，不得不加倍出力，不然很難跟得上他的節奏。記得我們初次合作寫書的時候，他也是心急如焚，我卻下筆艱難。

一天，他突然對我說：「我昨夜做了一個夢，你在我夢中！」

我好奇問：「我在你夢中做什麼？」

他說：「不做，什麼都不做！」

讓我啞口無言。

後來發覺，他每次要訓話，或有所提示時，都會由做夢說起。暑期探他時，他也會說：「昨晚我睡不好，給你想到一個研究理念…」我也學乖了，每次與他討論問題，都先問他：「你昨晚做了什麼夢？」又或者「你今晚能否多夢一回？」

家庭治療祖師 Carl Whitaker 在世時，也很喜歡說：「我有一個瘋狂的夢！I have a crazy dream!」跟着就會說些讓人意想不到的話。我相信 Minuchin 是引用了老友的口頭禪，正如他在 *Family and Couple Assessment* 書中所言，他最喜歡借用別人的東西，不管誰的想法或念頭有用，他都會借過來，加上他獨有的西班牙口音，佔為己有。

在過去二十年間，Minuchin 很少忠於他自己的門派，反而着力於整個家庭治療界的發展。他認為每個門派都有其特別貢獻，但是每個門派都是局部的，誰也不代表全部。也許年紀大了，他很懷念那些一起創立家庭治療而又逝去的巨人；作為唯一仍然生存的宗師，他往往會為其他門派發言。敘事派的始創人 Michael White 英年早逝，Minuchin 特別為他的貢獻深入分析，讓他的後人感到安慰。他最喜歡與其他治療大師公開對話，年輕時舌劍唇槍，晚年時却十分包容，萬變不離其宗，他擁抱 uncertainty，對一切新事物都充滿孩子的好奇。

弟子三千，佈滿世界各地，他卻收了一班研究生，每周義務給他們作督導。他還自我嘲笑說：「我不知道他們喜歡我的教學，還是為了 Pat（他的老妻）所提供的早餐而來。」

他認為學院訓練出來的治療師，學了很多理論，卻不知道如何實踐。他的這本新作，就是整理了他如何督導這一群學生的體會和心得，回到最基本的原理，為新一代的家庭治療師奠下基礎。

在撰寫期間，我一直協助審核初稿。他文字上的精練和華美，一向讓我十分驚嘆，用最簡單的文字表達最複雜的概念；甚麼是家庭治療？那是對問題屬於個人這個概念的一種挑戰。但是你怎樣向求助的家人說：孩子的行為問題是基於對父母不和的一種反應？人家一定以為你瘋了。

家人對自己帶來的問題都有一定程度的肯定，他們來見治療師的時候，就已經確定了問題的所在；認為問題不是出在孩子身上，就是丈夫，或妻子，或上一代，或某些事故上。很少人會從家庭關係或結構去了解個人行為。其實大部分個人問題都是表徵問題，反映著周邊系統某處卡住了，讓誰也不能動彈。要探索這個系統在哪裡卡住了，就要把家人本來的肯定，變成不肯定，這是改變的開始。這個不肯定，除了對問題的定義，還包括對人對事的評價，因為面對問題，我們往往只見到負面的東西，如果當事人堅持自己一定是對的，就很難有新的可能性。人是活在關係中的動物，在關係中我們不知不覺地就跳起一個不斷重覆的舞蹈，跳得不順時，總是以為別人踏着你的腿，不知道自己也掐着對方的脖子。

這對初出道的治療師是個很大的挑戰：治療師必須通過很多門檻，由站在遠處觀看的位置，變成一種實際的參與，才有機會走入家庭的脈搏。而治療師的最大毛病，就是沒有好好的探索，便指手畫腳的多多提議。二十一世紀的家庭治療，是對不同問題的家庭形式有不同的深入理解，那是綜合性的，是專門的，也是有實據的。

世界家庭治療協會今年三月第一次在亞洲舉行年會，我在其中一項家庭治療在亞洲的發展報導中特別指出，亞洲的文化是以家庭為主，但是家庭治療卻仍在發展階段，其中一個理由是我們的臨床督導不足夠，而且常停留在派別之爭。其實當你真的投入一個家庭的會談時，你會連自己姓什麼也記不得，那有機會去想自己屬於哪一派別？

但是那並不等於毫無根據地帶著來訪者橫衝直撞，那是一輩子的投入與專注、不離不棄。Minuchin 告訴我，他要到意大利作大會主講，正準備一篇由新書推展出來的講辭。他說：「近年我一直致力研究 **uncertainty** 這個觀念，經過多次的不確定，不確定，又不確定，我想我終於找到一些確定 **certainty**，你想知道是什麼嗎？」

他又說：「這次要舉辦一天的工作坊，七百五十人的位置都滿了，還有三百多人在後補，也許他們都覺得這是最後一次了！」

我衷心希望這不是他所指的 **certainty**！